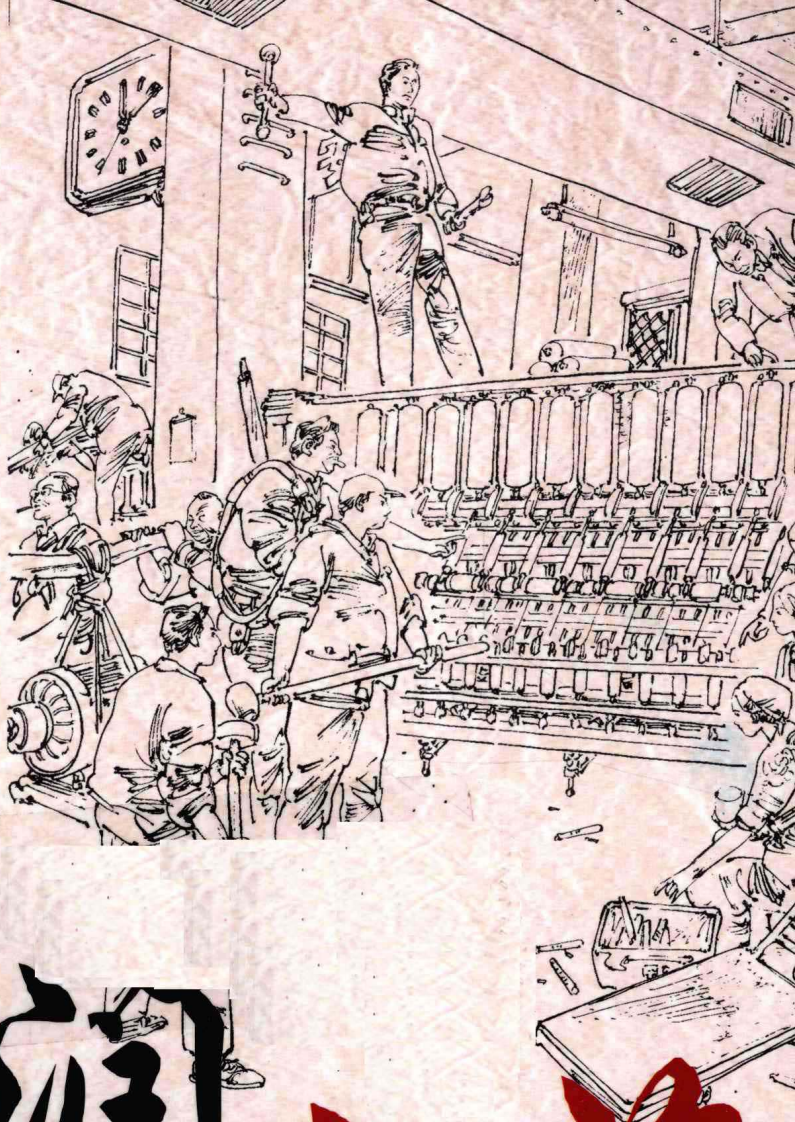




湿润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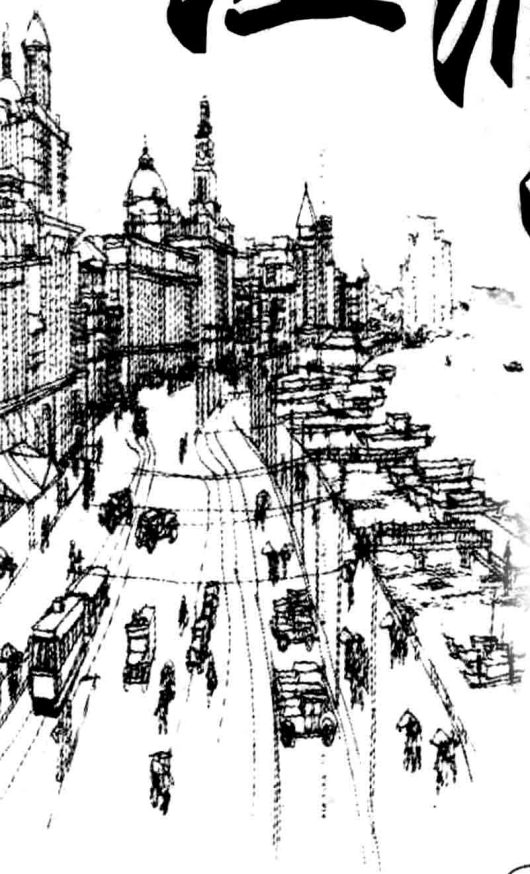
SHIRUNDESHANGHAI

林青◎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湿润的上海



SHIRUNDESHANGHAI

林青◎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湿润的上海 / 林青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7-04482-6

I. ①湿… II. ①林… III. ①纺织工业—女工—生平事迹—
上海市 IV. ①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355 号

湿润的上海

林 青 著

责任编辑 史 芒 陈 浪

封面设计 石 磊

排版制作 张 文

内文插图 费 嘉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河北省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本 889 mm×1194 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5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3777 印数 3200 册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82-6/I·1174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本书献给我心目中的伟大的群体——上海的四十余万纺织女工。纺织业是上海的“母亲工业”，女工在纺织从业者中占绝大多数。自从上海开埠，几代纺织女工的美丽与母性、坚忍与付出是那样动人。21 世纪的时尚都市，你是否还记得她们的青春倩影、笑容与泪水？

——作者题记

纺织厂湿度控制：相对湿度对纤维的强力影响很大，能增进和改善长链分子的整列度而增加强力。拿棉纤维来说，在相对湿度为 60%~70% 时，它的强力比在干燥状态下可提高 50% 左右。吸湿后的纤维，由于分子间的距离增加，在外力的作用下即容易产生相对位移，所以纤维的伸长度随着相对湿度的上升而增加。在相对湿度增大时，由于纤维吸湿后的分子间的距离增大，故纤维的硬度和脆性随之降低，使纤维的柔软性大为改善。

——中国纺织工业技术手册

【目 录】

楔子	旱灾重地找到了祈雨的“棉花仙子” / 001
第一章	桑阿珠进了上海品丰纱厂 / 008
第二章	长得好看的纱厂女工 / 020
第三章	桑阿珠意外地从细纱车间调到布袋厂 / 030
第四章	汤老太修炼核桃神功 / 039
第五章	桑阿珠生的女儿名叫靳巧巧 / 046
第六章	俞漱兰和秦汝爱在上海教会大学同窗 / 053
第七章	田小芬家的木船变成一间板屋 / 057
第八章	徐冠槐大哭一场后去南京任职 / 067
第九章	徐雅芬在南京遇到了两个日本兵的袭击 / 076
第十章	秦汝爱执教纱厂女工夜校 / 082
第十一章	董招娣带着儿子改嫁 / 090
第十二章	苏中根据地举行革命婚礼 / 097
第十三章	纱厂女工顾翠娥去做舞女了 / 105
第十四章	劳资双方在护厂上达成一致 / 123
第十五章	董招娣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 / 130
第十六章	上海纺织女工参加劳动节大游行的欢乐 / 143
第十七章	国棉厂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 / 151
第十八章	徐雅芬的医学实习阴差阳错 / 159
第十九章	樊贇英听报告时做了一件好事 / 167
第二十章	许丽婷跟着尤玮学唱越剧 / 177
第二十一章	疯狂的雨夜 / 189
第二十二章	纺织女工开大会人人带酒瓶 / 196
第二十三章	顾翠娥随隆达棉纺厂迁西北山区建“小三线” / 205
第二十四章	靳巧巧收了第二个女徒弟樊贇英 / 213

- 第二十五章 耿顺源踩黄鱼车送许丽婷出院回家 / 220
- 第二十六章 施芳告诉许丽婷一个秘密 / 226
- 第二十七章 靳巧巧与柏琴仙同北京红卫兵辩论 / 237
- 第二十八章 红色浪潮有许多工人参加 / 247
- 第二十九章 廖忠浩当上中央委员,他在赴京火车上突击入党 / 256
- 第三十章 许丽婷和耿顺源碰巧都在国庆节值班 / 263
- 第三十一章 巡回生产的“幸福车”轮不到细纱车间 / 273
- 第三十二章 国棉厂女民兵参加了军事演习 / 280
- 第三十三章 耿顺源与许丽婷夫妻间的争吵 / 292
- 第三十四章 樊麟英跌落在历史的转折点 / 305
- 第三十五章 秦汝爱收到一封意外的来信 / 314
- 第三十六章 田小芬当上了这家国棉厂的“末代皇帝” / 320
- 第三十七章 上海纺织行业衰落的悲歌 / 325
- 第三十八章 樊麟英震惊在人体彩绘艺术展 / 337
- 第三十九章 樊麟英偶遇从前的师傅靳巧巧 / 342
- 第四十章 邝志高和民营棉纺厂老板裴裕发的交易 / 349
- 第四十一章 柏琴仙找到了失散几十年的弟弟 / 356
- 第四十二章 马霞幸运地当上航空公司的空姐 / 363
- 第四十三章 失偶的诺曼先生进入奇妙莫测的湿地 / 372
- 第四十四章 民营纺织厂的外来妹 / 380
- 第四十五章 诺曼、樊麟英有了女儿甜甜 / 392
- 第四十六章 诺曼和樊麟英夫妇在东南亚遭遇特大水灾 / 401
- 第四十七章 施芳当上了催奶师 / 408
- 第四十八章 徐雅芬偶见来旅游的日本人和葛莺 / 417
- 第四十九章 开拓在取消纺织品配额的新时代 / 425
- 第五十章 纳米全息女裤被低腰裤打败 / 430
- 第五十一章 低腰裤遭遇金融危机 / 439
- 第五十二章 强烈的反弹直追月球环形山 / 446
- 尾声 双目失明的柏琴仙伏在地面寻摸厂名 / 453
- 后记 / 462

旱灾重地找到了祈雨的“棉花仙子”

横河是大运河下游的一条蜿蜒西行的支流，在横河的末梢有个武阳镇，镇上虽然各种商家店铺鳞次栉比，但是真正称得上商行的只有两种，一种是收购棉花兼出售大米的花米行，另一种是茧行。茧行是季节性的，春夏之季，蚕宝宝上稻柴山吐丝结茧，那时才有茧行交易，至于一年四季都大门敞开的商行则只有花米行了。米是大米，花是棉花，秋冬时节，花米行忙于收购沙地大面积产的棉花，平时出售沙地人家最短缺又最需要的主粮——大米。这一带山河交织，形成大面积的河流冲积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一向水土肥沃，非常适宜于棉花种植。每到夜晚或者是雨雪天，不能外出种田做农活，家家就响起织布机的“咔咔”声。她们都是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做衣服穿。把不少家织布拿到街市上卖，换些家用钱。很早以前，横河末梢最多给远行的船只作个避风港，因为它并非水运要道汉口，但在武阳码头上，一年四季常见八方船只，沿运河水路，南来北往，停泊在武阳镇码头，只因为当地盛产棉花，当地女人个个心灵手巧，她们用原棉纺织成的布匹，运往四方，广受欢迎。武阳码头，人称棉布码头。据说布匹最远的还运往欧洲，销售很旺，武阳码头几年扩建了五次，修造得气派堂皇。

武阳镇南有个适润村，村东头桑家有一架古老的织布机。每当从井台边打水，洗过了几只晚饭碗，穿着土布衣裳的桑妈妈就点一盏蓖麻油灯，放在朝东窗台，她端坐在织布机前，忙着穿梭织布，动作娴熟。桑妈妈织布，小阿珠总是坐着小板凳，在一旁看。阿珠敬佩木匠的手艺，他造出奇妙的织布机，手拉脚踏，梭子来回飞，发出“咔咔”的响声，布就一寸一寸地织成了。城里的洋布贵，农村人买不起，用土布做成新衣，蔽体御寒。在这里，年幼的小姑娘才十岁模样就会纺纱，她们踏着“脚圈”，手牵棉花，纺出一长溜棉纱。桑妈妈告诉女

儿说：“阿珠，从小我的妈妈教我织布纺纱，几十年从没有断过。以后我要教你织布，身有薄技，可以糊口一生。”阿珠仰着小脸看着妈妈，说：“好。”摇晃的油灯光把妈妈的身影投射在土墙上。

农历二月十五一早，桑妈妈用新磨的糯米粉做成一只只圆滚滚的实心汤圆，放在锅里煮，水沸了，雪白有弹性的汤圆一只只泛起，冒出一阵阵香味。正在一边纺纱的小阿珠咽着口水。妈妈说：“阿珠，这两盘是祭祀棉花神的，今天是花朝节。等供了神，我再另外下一锅给你吃。”小阿珠说：“为什么我们要敬棉花神？”桑妈妈说：“棉花神保佑我们棉花丰收，汤圆大，棉花球子变大。”小阿珠又问：“过年做包子，里面有红糖馅子，菜肉馅，为什么供棉花神的汤圆却是实心的？”桑妈妈说：“实心好，棉花神见了，保佑我们的棉田结的棉桃都饱满，秋风吹，秋阳晒，棉桃绽开，棉絮丰厚吐不完。”妈妈把两盘汤圆恭恭敬敬地放在棉花神的神像前的小桌上，双膝跪在蒲团上，五体投地拜了一拜，口中念念有词。她又让小阿珠也匍匐在地，万般虔诚地拜了棉花神，说：“阿珠，我们一起到庆福寺去。”

花朝节当天，附近吃过汤圆的善男信女们，结伴到庆福寺点花灯，敬香礼拜棉花神，企求保佑风调雨顺，来年获丰收。上海松江地区将黄道婆奉为纺织神，江苏一带将东阳人张国维奉为棉花神。张国维在担任江南巡抚的六年中，因内忧外患而一夕三惊，以致四十岁须发皆白。尽管时局艰难，但他还是在任期里修水利、兴农事、通商贸、禁私钱，棉花种植也是他倾心力的一项要务。当他驾鹤仙去以后，吴人深感其德，在苏州虎口建造了张公国维祠堂，称其为“棉花神”，画像祭祀。同属吴地的武阳乡也尊其为棉花神。

年年花朝节都是这样，年年的田园年景都很好，但是，到了这一年，据说因为有人在花朝节那天，偷偷地往庆福禅寺棉花神像前的奉献箱里塞进一片有个虫子蛀眼的枯树叶，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这年大旱，从立春到夏至，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连一丝云也没有，种下的小麦油菜都枯死，大片棉田凋蔽，蕾铃脱落，吐絮不畅，絮丝也如烘烤过一般焦黄。桑妈妈领着阿珠来到棉田，看着棉田惨象，潸然泪下。从前，遇到棉花坐桃，只要遇到有热风吹动，桑妈妈就立即灌水，着力调节棉田小气候，保证棉桃不脱落。现在，高温少雨的天气不仅让棉花缺水、棉田干旱，还使棉花病虫害危害严重，因高温干旱，棉蚜、棉铃虫等棉花主要害虫到处猖獗，任谁七手八脚也无可奈何。人们都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田野里看不见一丝绿色。四乡

的水井沟渠无水，就连运河的支流横河也水位陡降，木船难以开进停泊，露出满是卵石的河床中央，几尾活鱼来不及逃走，已经晒成烈日下白晃晃的鱼干。横河仿佛是一段被大运河的割除废弃的盲肠，方圆几千里都在闹旱灾，横河末梢两岸的土地要晒得冒青烟。

这天，村民们从龙王庙请出龙王爷，一路抬着，敲锣打鼓地四处游行，所到之处，百姓们顶礼膜拜，焚香敬祷。到了第二天清早终于起了大雾，人们起先高兴地说，棉花神灵验了。但是，到田里走一遭才发现，那是干雾，不是水雾，麦叶上没有露水珠。要是水雾，到地里走一次，裤腿湿，鞋底全是泥，现在朝地里走一趟啥事也没有。

骄阳似火，热汗涔涔，百姓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乞丐成群，不少妇女也裸着上半身。邻村的柏家，一对夫妇养着一双儿女，女儿比儿子年纪大三岁。平时，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靠两手从土里刨食吃，如此灾年，柏家夫妻商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柏妈妈叫起女儿，给她梳了头，又找出半个珍藏了好多天的糠菜饼子，说：“仙仙，你把饼子吃了。”仙仙说：“我不吃，让给弟弟吃。”现在弟弟在床上睡得正香。仙仙感到今天有些异常，想起街上这几天看见过的衣领后面插草标的孩子，就猜出了几分，拉着妈妈的袖子说：“爹爹，妈妈，我可以天天不吃饭，也要跟爹爹妈妈、弟弟在一起。妈妈，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的。”柏妈妈见女儿懂事，想起灾年来，家里有一点吃的，她总是说：“给爹爹妈妈吃，给弟弟吃。”柏妈妈伤心流泪，说：“仙仙，你去吧，去寻个能吃上饭的人家。守在一起，一家四口都挨不过这个大灾年。等以后年景好了，你爹爹再带上钱，把你给找回来。你记住你的姓名，柏琴仙。”仙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点点头。

武阳镇的街上走来了衣不蔽体的柏老大，他领着枯瘦的女儿。女儿的衣领后插了草标，跪在地上，寻找买家。附近还有几个卖儿卖女的，这一带穷人多。约摸一个时辰，有个穿一身黑色香云衫的人来问：“什么价？”柏老大屈起三根手指。对方心想要不贵，又问：“几岁啦？”柏老大说了：“七岁。”来人抬起这跪在地上的小姑娘的下巴：“长得还算顺眼，就是个子小。”柏老大说：“个子还会长。她会干活，讨回去，给老爷暖床头，给太太倒夜壶都好。”对方摇摇头，说：“要是个男孩就好了。”他甩一下香云纱袖子走了。眼看太阳就要落山，街市上的行人也渐渐少了。柏老大牵着女儿的手回家了。到了家，柏琴仙忙叫了一声：“妈。”柏妈妈见了，叹了一口气，对丈夫说：“女儿卖不掉，明天也就不要去街市了。”听了妈妈的话，柏琴仙感动得满脸泪水。刚才

母亲在用一把破旧的芭蕉扇轻轻地扇儿子，驱赶叮咬的蚊虫。柏琴仙拿过扇子，用力地朝弟弟扇，那风热得好像在炉灶里打过滚。

这天，桑氏宗族祠堂的门帘不时撩起，族长桑敬轩和乡董鲁绅士、刘绅士和村塾学究汤秀才来到祠堂里议事。桑族长穿着鸡爪棉花纺织的蚂蚁布长衫，说：“此时已是植棉时令之尾，当下如果放弃补种一批棉苗，或者植棉后未能成活，一望无垠的茫茫棉田就宛如废墟。如果一方百姓离开植棉，何以纺织？来年何以糊口啊？”鲁绅士说：“织布要用新棉花。旱灾肆虐，棉乡难以种棉花。到了冬天，休道絮棉鞋，就连单衣也没有，男子汉可以光膀赤膊，乡里众多妇道人家该怎么办？饿瘪肚皮事小，有违人伦事大啊。”桑族长说：“本乡离横河最远，眼下，连横河都干枯了，本乡更是极旱。棉花神我们已经敬过，现在旱情还是得不到缓解。长此以往，棉花码头的武阳将一蹶不振。”

汤秀才说：“连着几天，在下思前想后，在家从早到晚翻家藏古书卷帙，查寻先贤治灾秘方。昨晚终于觅得一本仙书《天鉴》。”其他两人急急地问：“可有妙方？”“按照古书《天鉴》上所说之例，只得请一位本地的少女做棉花仙子，请她在某晚子时，在棉田里裸身舀水，浇灌三十二株棉苗，第三十三棵棉苗，则是要让这个少女亲自撒一泡‘玉女尿’。如此这般，方可解旱消灾。”鲁绅士忙问：“要怎样的女子方可？”汤秀才说：“请她做棉花仙子需要五个条件。”“哪五个？”族长也急了。汤秀才掰着手指说：“一是要会用家用布机纺织，二是年纪，要刚开始发育不久，……”刘绅士打断问：“那么，这位少女的年纪究竟有多少大？”汤秀才说：“要乳房长得像一对鸽子蛋。”刘绅士自语：“如鹌鹑蛋也不够格。”汤秀才接着说：“三是人要长得漂亮，四是要是没有开过苞的，第五就是要这棉花仙子终身保守秘密，不能泄露，否则，泄密以后，天神怪罪了，即使过了若干年，本地还会再次降临特大旱灾。”

众人听了，均沉吟思考。过了一会儿，鲁绅士捋着几根胡须说：“此计可行。这也符合相术，少女的乳房催棉桃，阴门启棉花。这样，旱灾就可以解除了。”大家赞同说：“天旱如此，也只得这样做了。”族长又说：“要注意在寻找时保密，以免被人暗中乘机调包，以次充好，以致使我们祈雨难成。”

族长就请来几个德高望重的妇女，张阿婆是一个，另一个叫三虎娘。张阿婆满脸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她刚过花甲，却已经四世同堂，还有个儿子在外省做县令，坐的是八抬大轿。三虎娘连生了三个儿子，大儿能喂猪揍柴，小儿现在也定会

走会说。虽然吃的是农家的粗茶淡饭,三个儿子却个个长得虎头虎脑。她家殷实,虽说同逢灾年,却也尚未有断顿之虞。还有两个妇女也是有头有脸的。族长请她们在本乡暗中寻找。事情紧急,族长跟她们讲明,事成以后,谁有功便赏谁。这天,刚吃过晚饭,张阿婆和三虎娘两人结伴来找族长。族长见她们神色端庄,却于眉宇间略带喜气,情知有戏,连忙让进屋里。汤秀才和鲁绅士都在。

三虎娘说:“找到了,那小姑娘年龄正好,长的是瓜子脸,柳叶眉,一双杏仁眼,后脑勺梳着一根麻花长辫,上衣下裤,大襟宽袖。”族长问:“姑娘的姓名?”张阿婆说:“桑阿珠。这阿珠姑娘品正貌端,她在家协助长辈纺织做的也好。”汤先生说:“心诚则灵,但不知她是否依然是处女?”那两个妇女说:“是。”族长说:“她也姓桑?如此说来,与我倒是本家,怎么我对此女毫无印象?”三虎娘说:“是村西头的老桑头的女儿”。族长说:“哦,是他家的。”鲁绅士说:“族长贵人多忘事。”汤秀才说:“皇帝也有三门草鞋亲。”族长就按汤秀才说的程式,请三虎娘和张阿婆做花神仙子的护卫。

那天傍晚,三虎娘和张阿婆先给那姑娘洗了浴,洗浴水里放进几味中药,有五昧子、何首乌、香茅草、当归、红花、川芎,祛风湿,除疲劳,活血通经。再让她吃一碗百家饭,也就是由人拿着一只碗,在全乡走了一百户人家,这家给一把米,那家给一把绿豆,村东人家给一把芝麻,村西人家给一片腊肉。下饭的菜是一碟烟熏青豆,一条翘头翘尾的鳊鱼。那鱼只能看,不能吃,因为是木头做的。这里因为大旱,早都看不到鱼了。那少女和另两个妇女都用碗盛好百家饭以后吃了。然后,给洗浴好的少女穿上特制的新裙子、新衣衫,给桑阿珠穿上一件张阿婆出嫁时穿过的“十八镶”女装,镶边精雕细刻,还在大襟、裙边和袖口缀满珠翠绣花。这件衣服从拜完堂后张阿婆就再也没舍得穿。阿珠穿的新裙上用蓝靛草印染着植物花卉的蓝白图案。最后,再让她喝上一碗汤。阿珠脸上蒙一块蓝色土布,她们准备出行了。这时,族长和乡里的几个头面人物来了。族长暗暗地把三虎娘叫到一边说:“棉花仙子的贞洁最要紧。最后,完事了,你要验看她的尿迹是不是一条线,心诚则灵啊。”

在夜晚,点一盏灯笼,她们一行一路走,没有回头,没有说话。三虎娘和张阿婆一前一后,中间走着桑阿珠。广袤的棉田里没有闲人,乌云追月,星辉远去。那片田里几处地方,都已经放好几个木桶,里面盛了事先由男人从即将干涸的河床中心盛来的泥汤水,数量极少。阿珠带着一只小竹筒。这时,那两个妇女脱下阿珠身上的

“十八镶”，十五岁的小姑娘的一对乳房正像一对鸽子蛋，把她的裙子脱下，一条青花布肚兜也解下，桑阿珠的腰肢像含羞草似的轻轻一抖，十只纤细白嫩的脚趾踩在泥地上。棉花仙子祈雨的仪式正在虔诚地进行。

三虎娘拎木桶，张阿婆用木勺盛上水，递给桑阿珠，阿珠张嘴含一口筒里的泥水，她撅起光溜溜的屁股，俯首弯腰，把水慢慢吐出，分别浇在一棵棵才栽的棉苗根部，水渗入土里。浇到最后一排棉苗，桑阿珠的两条光光的腿夹紧了，张阿婆就问：“仙子，你为什么要夹紧腿？”桑阿珠说：“我想撒尿。”这时她要撒尿是十分方便的，因为这里是野外，她的周围只有两个女人，桑阿珠只要蹲下身子，就可以放松了。张阿婆说：“哎呀，好阿珠，你千万要忍一忍。”三虎娘说：“现在已经浇水到第二十八棵棉苗上了。最关键的一步要花神仙子把这一泡‘玉女尿’撒到第三十三棵棉苗上去。”她们两个是万万不能代替阿珠浇水的，更不能代替她去在第三十三棵棉苗上撒尿，因为只有阿珠才是童女。阿珠说：“我真的受不了了。”闻听此言，张阿婆忙说：“好阿珠，再憋一憋。我真想能把你的这泡尿放在我的肚子里憋着。”

阿珠给最后几棵棉苗浇水已经成为机械动作，她迈步时双腿僵硬，她知道自己必须在浇最后一棵棉苗，也就是第三十三棵棉苗，自己的身体里有尿可浇。木桶里分外珍贵的泥浆已经一滴不剩。终于，第三十三棵棉苗就在身下，张阿婆和三虎娘只听见棉田里响着一阵急促清晰的沙沙声。“小姑娘撒尿一条线，小少妇撒尿一大片。”桑阿珠刚起身，这两个妇女就急急地提起灯笼低头看，那两片棉苗沾了尿水，土地上的尿迹的确形成一条线，棉花仙子完美无疑。张阿婆和三虎娘才如释重负，放下心来。重大仪式完成了，仿佛重回人间的桑阿珠穿上了长裙。

当桑阿珠回到家，她看见妈妈正坐在那架无纱可纺无布可织的织布机旁边等她回来。见女儿满脸释然地回到家，桑妈妈心知万事大吉。桑阿珠想洗一洗，依然缺水，她就拿一块干布擦擦。这时，桑阿珠听见附近有人在哭，还夹杂着呼唤：“弟弟，弟弟。”就问妈妈：“是谁家在哭？”妈妈说：“那是柏家。今年大旱灾让柏家雪上加霜。他们家的父亲突然病死了，柏妈妈把儿子卖掉了，她说这样的灾年，全家人在一起全都得饿死，把儿卖掉，儿子或许还有一条活路。柏家的女儿琴仙哭得好伤心啊。”

桑妈妈又对女儿说：“琴仙对她妈妈说，她不愿意用卖弟弟的钱吃饭，她咽不下去。她明天要到上海去，做童工，积攒些钱。过几年，让妈妈把弟弟再从别人家里赎回来，一家骨肉能再团聚。”

桑阿珠听了,说:“真可怜。”

桑阿珠蹲着身子干洗,洗完以后,她如同往常习惯的那样,把一只空木桶提出门外,下意识地做朝外泼的动作。说来奇怪,那泼水原本只是个动作,忽然,那“哗”的泼水声真的响了,还有了回声,从天边滚来了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雷声。阿珠以为自己听错了,却接着就听到四面八方家家户户都传来从家里往外面搬木桶铜盆的声音,不一会儿,千百只盛器里到处响起由轻到重、由缓慢到急促的大雨声,仿佛她刚才憋尿以后可以撒出那样痛快舒畅。

第一章

桑阿珠进了上海品丰纱厂

每年一月，黄浦江上停泊着三千艘沙船，登城楼远望，只见帆樯林立，不见江水。远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栉比，迢迢申浦，商贾云集。沙船南来北往，百货集散；远达闽、广、沈、辽。大小东门外沿江地带建造了许多码头。南自三泰码头，北至泉漳会馆码头，十余处所皆可停泊。码头上聚集着数百名“箩夫”和“扛夫”，专门代船户商号抬货物。上海最早的码头装卸搬运工人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至乾隆年间，已形成庞大的装卸组织。码头工人有两类：一类称做箩夫，专为各商店装卸搬运粮油食品等货物；另一类称做扛夫，专替各洋行装卸搬运大型机械等物。到了现在，上海港码头以托运为生计的人约在万数以上。有操纵货物装卸搬运的“脚头”，分帮把持，划地为界。

这时，从远处开来一艘英国巨轮，渐渐地驶进浦江港口。靳阿成是这众多扛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阿成手里拿一根扛棒，听站在高处的脚头高秀玉对众扛夫高声念道扛力费单：

一、子花由码头进栈每包六文。大包小包一个价。

二、花衣由码头进栈，每包六文。大小包同。

三、子花由栈房进拣花厂，每大包五文，小包四文。

四、布匹由打包厂进栈房，每包八文。粗布、斜纹同。

五、布匹由栈房下码头，每包八文。粗布、斜纹同，如夜间下船加半。

六、布匹由厂直下码头，每包十四文。粗布、斜纹同。夜工加半。

七、洋纱由纱厂进栈，每包四文。

八、黄花衣由栈下码头，每包六文。大小包同。

九、煤料由码头进栈，每吨一百文。

十、机器由码头进厂，每吨四百文……

各个脸膛黑黝黝、胸宽肩厚的扛夫手拿扛棒和绳索，听明白了活计的单价。高秀玉又说：“兄弟们，今天，我们抬的是大机器，由码头从外国船上运送上岸，再装车运到厂。”

听到这里，靳阿成跟周围的扛夫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欢喜、阿成想，今天力费可以比往常挣得多，自己首先可以把这次来上海时借的钱还掉了。

大船停泊了。从英国利物浦纺织机械厂订购的五十八台新式织布机，在协理于广识的指挥下，慢慢运出船舱。于广识由品丰织布局的总办俞宅巍派来，纱厂现在规模要扩大。于广识手拿提货单，仔细核对了装机器的大木箱上用黑漆写上的货名。他识洋码字。于广识不敢马虎，他知道，这些高级机器都是用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购来的。巨大的包装箱从货轮上徐徐下落，如一个个巨大的怪物，长有十几米，宽约三米，竖在码头上像一座小洋楼。高秀玉心想，这分量不轻，要叫几个力气大的搬运工来扛，当然多给工钱。他点名了：“柯大咬子。”

“嗯哪。”柯大咬子双目炯炯，很有精神。据说蛇胆明目，他爱吃蛇胆，练就了一手捕蛇的本领。高秀玉说：“先把机器抬上岸来，再运到品丰纱厂。”高秀玉又叫上靳阿成和几个劳力，他们一起把几个织布机包装箱移到指定的位置，准备车运。码头上许多大宗货物都在搬运，站在高处远远望，那背扛大包、木箱的扛夫们列成长阵，哼唱着沉重的号子，吃力地前行，就如同长长的蚁队在搬运跋涉，情景颇为壮观。今天大干一场，阿成上身赤膊，浑身散发出一股汗酸臭。

于广识要几个扛夫跟车到厂里去。靳阿成个子不高，年纪也小，就没有被选上。于广识选上了柯大咬子等几个，叫柯大咬子他们跟车运到杨树浦的品丰纱厂去。柯大咬子很高兴，这是一个大差事，平时都是在码头上凭一根扛棒讨生活，有活干就好，没有活干有时只好饿肚子。

柯大咬子随装载着一台台纺织机的车子到了杨树浦品丰纱厂。俞宅巍也来到厂门口，他只是看着这些从英国利物浦运来的大量洋机器，并不做声。现场上于广

识在指挥安排。货运机器有问题,其他几个工人都忙得满头大汗而机器一直没有被搬进车间里去。柯大饺子却拿一块毛巾,擦了擦汗,从一大桶绿豆汤里舀一碗喝。人群外面,俞宅巍只见柯大饺子蹲在一边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块瓦片,在朝地上画着横线竖线。他在计算角度。俞宅巍也不去惊动他。柯大饺子正利用简单的计算原理,算着角度和力学的支点。

过了一会,柯大饺子从地上站起来,走进在乱哄哄地争论着的人群中,说:“有了,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试试。”

大家就照着柯大饺子说的办法又“嗨哟嗨”地肩挑臂移地做,终于把机器都原位搬好了。他们先把装着的大木箱子拆除以后,再把一台台纺织机搬运到细纱车间里,一个原先空荡荡的车间里现在放着五十多台崭新的机器,蛮像样了。这几天,俞宅巍聘请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即将到来,他担任调试和辅导如何使用纺纱机的要领。俞宅巍感到,眼前马上就会有許多女工在这个细纱车间紧张地操作。纱纺出来,再织成一匹匹布,布再叠化成如同银海一般的财富。想着美妙的前景,俞宅巍不禁微笑了。

活都干完了,柯大饺子和其他几个工人都拿到了工钱,准备离开。俞宅巍走到柯大饺子的面前,说:“你留一下。”柯大饺子留下了,叫了一声:“老爷。”俞宅巍问:“你叫什么名字?”柯大饺子一口乡音地说:“柯大饺子。”俞宅巍又问:“老家在哪里?”柯大饺子说:“苏北仙女庙。”俞宅巍又问:“柯大饺子,你愿不愿意留在我们品丰纱厂里干?”柯大饺子的眼睛一亮,说:“当然愿意。”又动了个心眼,问:“老爷要我做什么,是不是看我力气大,叫我来给老爷做保镖?”俞宅巍摇摇头说:“不是,我要让你做细纱间的机修工。”柯大饺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洋人造的大机器,恐怕我做不好。”于广识见俞宅巍对这个扛大包的感兴趣,而他又在打退堂鼓,就帮着老板说:“在上海办纱厂这里是大厂,上海滩上还没有几个人看见过这样的洋机器的。”俞宅巍说:“不仅在上海,就连全中国,这机器也是先进的。”俞宅巍转念一想,又说:“如果你机修工做得好,那么,你就做。否则的话,你就做打包间里的搬运工,还是你的老本行。”于广识指点说:“柯大饺子,这机修工可是一个技术活。要比扛大包有技术,挣钱也多,你动动脑筋。”柯大饺子这才点点头,说:“嗯哪。我学学,反正再高明的人,本领也不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

俞宅巍说:“那好,柯大饺子,从今天起,你就吃住在厂里。白天,帮着搬运进厂

的各种机器和货物；晚上，你睡在厂门口新造的小屋里，看管厂区。工钱嘛，请于先生跟你说，不会比你在码头上扛大包少的。不过，你的名字要改，毕竟是在上海滩的纱厂做了，名字太土不行，就叫福生吧。”于广识在一边说：“好，就叫柯福生。”柯福生感激不尽地朝俞宅巍弯腰：“谢谢老爷。”

第二天，天还黑乎乎的，桑阿珠就已经起床。她们四个女工合住一屋，四个人来自不同的工厂，桑阿珠做工的品丰纱厂路最远。屋子里侧用一条布隔出一角，放着一只木马桶。桑阿珠撩起布帘，坐在马桶上方便，她提上裤子，系带结扣，用仙蝶牌牙粉刷了牙，拿个葫芦瓢从水缸里舀水洗了脸，就着“春不老”萝卜干，吃了一碗用昨晚的剩饭烧的泡饭，就出去在黑黑的路口等着。一会儿，前边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一辆独轮鸡公车推来了。上面已经坐着三个女工姐妹。推车人让桑阿珠坐上车，鸡公车又吱嘎响着朝前行。鸡公车起初载运货物，后来，上海新办了几家纺织厂和缫丝厂，雇用着大批从江浙两地的农村来的青年女工，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纺织厂是俞宅巍开办的品丰纱厂。工厂与她们的住地相距比较远，很多女工每天上下工雇乘小车接送往返，一辆鸡公车可以载坐四五个人，一些居住地靠得近的女工就几个人合租一辆鸡公车。

桑阿珠做工的地方是细纱车间，是生产上最重要的部分。车间里一排排机车轰隆隆作响。个子不算高可身材匀称已经发育得有山有水的桑阿珠，在长长的机车弄堂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她一直看着在不停地转动的筒管。筒管上缠绕着一根根长长的棉线，上海人叫它纱头。一看到纱头断了，她马上去把断纱头捻接起来，使纺纱的工作能够继续。如果她不去接断纱头，以后织成的布匹上就会留下疵点，疵点多，就成为次布，卖不出好价钱了。纺纱女捻接断头，俗称“捻纱头”。一台机器能同时纺四百支纱锭，这么多纱锭一齐飞转起来就像天空下雨。潮湿的车间里空中飞满了花衣，就像春天野外漫天飞舞的柳絮杨花，隔两条车弄就看不清对方的眼眉了。花衣从口鼻一直吸进每个女工的气管里，也有人戴过口罩，但是，劳动起来，连气都透不过来，以后不戴了。吃中饭前吐口痰，里面也都是细细的棉絮。桑阿珠一进车间，就忙得连去小便的时候都很少了。纱厂里工人吃饭，机器是从来不停的。吃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冷饭剩菜。每个人接纱头的数目也有指标，最多的一个人做到五十木管，即四百根头。最少的也有二十几木管，普通平均每人做到三十木管，一天到晚就管